

0034 菩提道次第略論 20141008-a

主講法師：上良下因法師

2014 淨律學佛院

《菩提道次第略論》

諸位法師慈悲，諸位同學，阿彌陀佛！

首先請大家發起菩提心，為了利益一切如母般的有情而來聽聞此法，同時能夠如理如法地聽聞。

各位請翻到講義一百五十五面：

己二、生此意樂之量。

所謂“此意樂”就是說，生起中士道，尤其是共中士道意樂的這個量。就是說我們在前面透過苦諦的思維——八苦、六苦，乃至輪回的別苦等等的，還有集諦的思維——思維煩惱，還有因為煩惱所引生種種輪回的相狀。透過苦諦跟集諦的思維之後，我們真正的了知，真的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原本我們所貪愛的境界，它的本質是不淨、苦、無常、無我。透過這樣的這種思維，然後觀察，慢慢煩惱調伏之後呢，會生起一種量、生起一種覺受，一種強大的覺受。這種強大的覺受呢，就是中士道的意樂，或者共中士道的意樂，也就是想要出離三界輪回的心。這個量的話，它有個標準，在這個地方分為二段：

第一段、說明真正生起此意樂的標準。

若由苦集二門詳知輪回性相，則欲棄舍輪回，並於息滅彼者心生欲得，僅此雖亦是出離心，然唯爾許尚為不足；

這個地方先講到，一般我們通途認為的量是什麼樣呢？就是說當我們透過苦集二門，詳細地知道輪回的性，還有相，它的本性可以說就是不淨、苦、無

常、無我，這個性相，所以呢，因此發起“欲棄舍輪回”的心。然後呢，“並於息滅彼者”，“息滅彼”——輪回，“心生欲得，”對滅諦的境界，然後來生起“欲得”的心。但是它說：“僅此雖亦是出離心”，就是說，你看到娑婆是苦，有出離心，那這樣子說來，也是個出離心；“然唯爾許，尚未不足”，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呢，還是不夠的。

一般我們認為，我們透過經論的思維觀察，“我覺得三界太苦了”，然後呢，我們就生起想出離的心。但事實上《廣論》說這樣還是不夠，這種出離心還是不夠堅固的。

底下接著介紹“什麼是堅固的出離心”：

如入火宅或牢獄中，不樂彼處，能生幾許欲從彼處逃脫之心，即應生起如彼心量，其後亦須令彼漸次增長。

那什麼樣是足呢？“如入火宅或牢獄”。比如說，現在這個講堂燒起來了，在火宅裡面；或者呢，我們現在在牢獄裡面，被限制了自由，甚至在裡面受種種的苦。我們去感受一下，假設這個房子要燒了，這種情況之下“不樂彼處”，自然而然就不會喜歡這個地方。假設這個房子就要燒起來了，你說這裡面有再好的珍寶、再美妙的五欲，你說要享用，不可能的事情。你第一個念頭就是想，你唯一的一個念頭就是想要什麼呢？“我趕快逃出去！我怎麼逃出去？”這個念頭最重要。

所以呢，“能生幾許欲從彼處逃脫之心，即應生起如彼之量。”意思說能夠生起幾許的多少，能夠生起多少從彼（彼是火宅或者牢獄），生起多少從彼處逃脫的心的話，那就出離心來說的，也應當的生起如彼，這種想逃脫的心量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當你面對火宅，你想逃脫的心態，那種是專一的，而且是沒有間隔的，而且是強大的。唯一的而且很專注的，而且沒有間隔地想什麼事情呢？

“我要怎麼逃脫？”那面對火宅我們可以感覺出來。

或者想比如說唐山大地震，像九二一大地震，我們告訴大家趕快往外跑。這個時候你不會想要說，“有什麼可愛的五欲”；或者“桌上什麼可愛的蛋糕，我來吃一吃”；或者“我還在乎這個人尊敬我、這個人喜歡我、這個人討厭我”，這個都是不會放在我們心上了，唯一的我們想的就是怎樣趕快逃出去——這樣的心態。

出離心的量，真的生起的量，也要到這樣的量。

這個真的不容易哦，真的要有這麼強大出離心的話，我們就不會起煩惱了、我們也不會請假了，我們就整天待在佛寺裡來拼命了。這個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至少我們都要知道標準是這樣子。

不是說我今天偶然看到什麼境界，然後呢，就生起這種出離心；那更不是說我們在佛寺裡面整天混混沌沌的，什麼都不想，反正呢，就是照表抄科，該幹嘛幹嘛，更不是那樣的心。

所以出離心的生起要栽培，通過前面的苦諦跟集諦的思維，長時間的思維觀察，生起出離心，而且這個是是大乘的基礎，所以說真的也是不容易。

比如說，一般在漢地佛法，我們會特別強調這種觀察安住在真如的理——當然這是一個根本的觀法、根本的安住處。但是呢，我們如果忽略了出離心的時候，這種所謂大乘的這種圓頓的法，我們也無法承擔。因為沒有出離心，也沒有菩提心。沒有菩提心，也談不上承擔大乘的圓頓教法。就是本身不是那個法器、不是那個量，承擔也沒辦法。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現在不足，不足的話，

就要栽培，要生起如彼心量。

同時呢，後面還說“其後亦須令彼漸次增長”（這個“彼”就是指這種強大的出離心），不但要成就這樣的量，還要能夠漸次增長。

剛開始的時候，你可能在打坐，觀修人道的人世間的八苦這些的。你觀察苦諦和觀察集諦的時候，你在靜坐觀察。可能靜坐思維完了之後，你會生起這種很強烈的量，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很想逃脫火宅的這種心量，你會暫時生起。但是那個還不夠，我們要讓它不斷不斷地熏習，讓它慢慢地變成……，就像古人講，跟它打成一片。你在日常生活當中，常常想到就是“我要出離”，這樣就是漸次地增長，這個是我們共同要追求的目標。

所以呢，就是說我們看到這樣的量、這種標準的時候，我們就要知道，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遠，我們就不會得少為足。就是說，“我已經懂了什麼道理，或者說我已經修了多少的法門、多少的加行”，就得少為足。畢竟那個量沒有生起之前，就是沒有生起。沒有出離心的量，也談不上菩提心的量，這個就是要努力。

然後看第二段、若只生起膚淺的出離心，也只能生起相似的希求解脫之心。

看這個文：

又此意樂，如夏惹瓦雲：“如酸酒上所撒粉末。”若僅表面膚淺言說，則見不欲輪回之因——集諦，亦僅爾許；

“又此意樂”，關於出離心的意樂呢，就像夏惹瓦尊者他說，就像酸酒上撒了粉末，那個粉末當然就是浮在酸酒上了。那麼這代表什麼呢？就是表面的膚淺的言說。所謂“僅是表面膚淺言說”，就是說“我很有出離心，我想脫離三界”只是一時的感觸，我會嘴巴講講。這樣子的話呢，出離心是很淺的。

“則見”，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可以看到這個人不欲輪回的因，也就是“集諦，亦僅爾許”。“亦僅爾許”就是說，他也是口頭上說說而已，他本身沒有這種出離心。沒有出離心的話，他想要擺脫集諦，也就是輪回的因這個集諦的束縛的心，也是口頭說說。也就是說，他想要擺脫煩惱跟惡業的這種念頭，或者這種說法，也只是口頭上講講而已，一個膚淺的一個量。

倘若如此，則求斷除苦、集之滅——解脫，亦與彼同。

對於想擺脫輪回的心，就像酸酒上的粉末一樣這麼膚淺。這樣子的話呢，對於滅諦的解脫，就是斷除苦、集，苦、集二諦的滅諦的解脫，也是“與彼同”。“彼同”就是說也是嘴巴講講而已。說“我要希求解脫輪回”，或者“我要希求往生淨土”，嘴巴講講而已。

再順便講一下，以前我師父跟我們說，我們出家人的本分是什麼？就是好好修行，不是整天到處去跟人家助念。並不是助念不好，而是說助念也是很好，我們可以鼓勵居士去做，或者有偶爾特殊因緣，我們也幫忙助念。但是我們出家眾，我們的本分呢，就是應該在山上好好地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癡。

你看有時候助念，助念久了之後，他也會變成一種習慣。比如說，有的人他也在助念，他也能夠常常為亡者開示，然後開示久了之後，也能夠講得很好。但他講的話他自己信不信？其實，這個是很難說。如果說他能夠對他所說的話，他能夠真正地相信的話，他就不會在這五欲紅塵繼續漂泊了。他甚至就想趕快出家修行要緊，就算不能出家，最起碼心也是出世的，那麼至少他的煩惱習氣是很淡薄的。但是我們看不見得是這樣子，有時候，他有的也是蠻能講。但是呢，他講久了，也就變成了一種口才。講久了，甚至覺得那種驕慢的心、我執的心反而越來越重。

像這樣的話，這種習慣，就像我們講經說法的法師一樣，講久了變習慣了，變得就是說你所講的境界會以為錯覺，好像這個就是我們的境界。事實上只有我們關起門來用功，就是說到念佛堂也好，或到禪堂也好，或者到閉關中心也好，關起門來用功，去很真實地面對自己的煩惱習氣——而且不是短時間，不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只是一個練習而已，一個暖身練習而已。長時間地這樣子地一種真實地面對自己煩惱習氣，才知道原來我們的煩惱習氣這麼多。不是我們講經說法的法師，也不是個常常幫人家助念的人，能夠講，就能夠做得到的，沒那麼容易。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知道這個出離心的量是什麼樣的量，才不會被自己所欺騙。

因為我們看到自己都沒有到達這個量，但是呢，我們會說我們到處行菩薩道什麼什麼的。當然也不是說一定不可以做，但至少你自己心中要知道，“我今天就算去外面護持眾生，也是為了積集未來修道的資糧”，而不是說“我現在就是大菩薩了，我就是要做這樣的師父”，人家真的要稱我們師父，我們就真的以為自己是師父，有這種錯覺，不要這麼錯覺。就是知道我們自己量還沒到那個程度，我現在所做的一切，包括各位現在在佛學院，剛出家來到佛學院，跟著學習聽課，聽各種課程、學習、護持常住、出坡等等，都是積集資糧。未來以後，你看出家十年之後，或者更久之後，你福德資糧、智慧資糧都夠了，那時候有因緣好好加行。

所以以前我師父他說，我們出家人分為三等。第一等就做執事，像我們剛開始出家做執事，庫頭、糾察、典座、香燈，做這些執事，去磨練磨練我們的身心，但是說出家一陣子之後了。剛出家就是學習了，比如說你佛學院畢業之

後，第一個階段先學習做執事，來磨掉自己的習氣、磨出自己的耐心出來，這樣子也為自己培福。第二個呢，可以做法師。之前有福德資糧之後，接著再有智慧資糧，為人講經說法。在講經說法當中教學相長，來栽培自己的智慧資糧，就是更高一等，第二等的。第三等呢，就是做修行人，那就是實修，自己用功。

甚至以後出家很久之後，有機會也領眾生一起來修行。而這種領眾的修行重點還不是在打居士的佛七，而是在僧眾當中，引著僧團的僧眾一起來修行。當然你是修行人，你也可以講經、你也可以當執事，但至少就是說你本身本質上是個修行人。你去真正地修行的時候，才有辦法真正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原來我的出離心還是不足的”，菩提心更不用說了。

所以底下結論：

故欲成辦解脫之道，亦唯空言；

你說“我要求解脫輪回”，這件事情也是空言。你如果講空話，欺騙別人也就算了，但往往最可怕的是什麼呢？自己被自己欺騙。比如說，執事做久了，或者講經說法的法師做久了，或者常常跟信徒、居士接觸久了，就是說，這種比較沒有去面對自己的心的時候，這個時候有時候自己會看不清楚自己。

所以其實各位現在剛開始出家的時候，這個是一個最好的階段。因為你現在剛出家，還有人願意說你。等你出家久了，不要說十年，五年以後，大概不會有人來說你了，大家都是“合掌令歡喜”，還有什麼習氣啊？就是“反正你不要影響到我就好了”，合掌令歡喜。至少你現在剛出家，還有人願意說我們的習氣，這個是很慶倖的事情。再來出家久了，就是自己要用佛法去面對自己的習氣了。

但就是說，你要面對你自己的習氣，就是基本上你不能太忙。太忙的話，

那就是不能夠有這樣的機會。所以就是說在寂靜心當中去觀修苦集二諦，生起這樣的量。來看到我們現在這樣的量還不足，要努力追求生起這樣的量。這樣的話，所謂你想要成辦解脫道、想要脫離輪回、想要往生淨土，這個事情才不會變成空言，才不會自己被自己所欺騙，以為我已經走在解脫道上了。

所以，我們對我們的出家的生涯要有規劃。剛開始各位先去多積功累德，你先不要說“我現在閉關”。上次我說閉關很重要，不是說各位現在就去閉關。因為像現在各位的資糧不夠，業障你還沒有懺悔清淨，尤其對自己的認識也還不清楚。剛開始先在學院五年、十年，先積功累德。當然這當中在佛學院畢業之後，可以做短期的閉關，但如果說長期閉關的話，至少出家十年以上。

但是呢，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那個時候來累積資糧，積累這種資糧——福德資糧、智慧資糧，還有懺悔業障，這樣你有這種資糧再修，才有辦法真正地面對自己。不然到時候就算你閉關，你本身教理基礎認識不夠、對於自己的認識也不夠，就算閉關，結果也只是增加你的定力、福報，甚至可能同時增加自己的我執。對自己幫助不大，甚至有可能是負面的影響。這個太多例子了，各位自己去觀察就知道了。

以上說的是出離心，再底下說大悲心：

亦無從生不忍其餘有情漂泊輪回所受眾苦之悲；亦不能生真實、具力之無上菩提心策發其意，

沒有出離心，所以也沒有辦法生起大悲心。所以也就是說你不能夠很強烈地感受三界之苦的話，那麼你自己的苦都感受不到了，你說對眾生的苦的感受，那也是談不上。

有的人說“我很慈悲，我對我自己的苦我不在乎，我只在乎眾生的苦”表

面上聽得好像有道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你對於“苦”這個事情，最直接的感覺是從你內在的親身的感受，強大的覺受，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從我們自身當中會得到最強大的感受。而從自身當中都得不到感受的時候，從眾生那邊得到的感受，當然也不是說一定完全沒有，但是一樣是很膚淺的。

所以我們真正的透過自身的這個人世間的八苦，還有外在眾生的人世間的八苦去觀察了之後，才能強烈的覺受。有強烈覺受之後，你感受到自身的苦，還有眾生的苦，這個時候你對於其他眾生漂泊輪回的眾苦，這種事情你就能夠真正地不忍於心。

就像你現場看到一個人，全身火在燒他，你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那絕對是沒有虛假的那種大悲心就會生起。

所以“不忍其餘有情漂泊輪回所受眾苦的悲”，悲是拔苦的心，那麼也無從生起，也“不能生起真實具力之無上的菩提心，來策發其意”。

這個“悲心”跟“菩提心”我們後面介紹到大乘的時候會介紹，七重因果的時候會介紹，大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就是說“希望一切眾生能夠離苦得樂”，這種能夠拔除一切痛苦的心，叫做“悲心”。那菩提心呢，就是“為利有情願成佛”的心。就是說因為你有悲心，想拔眾生的苦，所以你想趕快成佛。也就是說你成佛的目的是為了悲心，所以悲心就像菩提心的核心一樣，有菩提心（應該是“悲心”，口誤）的推動，更進一層就是菩提心。無上菩提心就是成佛的菩提心，而不是聲聞菩提心，也不是緣覺菩提心，而是大乘的無上菩提心。

如果沒有出離心的話，那麼沒有大悲。沒有大悲，根本談不上由大悲引發

的無上菩提心，那麼也不能夠生起無上菩提心來策發他的內心，“策發其意”。

故雲“大乘行者”，亦僅隨言理解其義，是故應當數數修習。

所以呢，所謂的大乘修行人，“大乘行者”，也是僅僅隨著言語“理解其義”。所謂“言語”就是說經典上講什麼，所謂大悲心是什麼、什麼、什麼，就像“不忍見眾生苦，不忍見聖教衰”，然後怎麼怎麼的。只是從文字上的理解，而對所謂眾生苦沒有真正的覺受，所以“應當數數修習”。

所以我剛才在講我們現在就算你有因緣去面對眾生、去護持眾生，我們的心態也是一個心態：就是積功累德。談不上說“我就是大乘的行者”，談不上。因為我們出離心的量都還不夠了，更不用說大悲心跟菩提心，所以我們只是假借著眾生的因緣來積功累德而已，是這樣的心態。這是第二段。

接著看到：

己三、去除此中邪執

己二是生起出離心的量，我們知道了；還有它的重要性，也知道了。接著看到“破除一切邪執”，這個是很重要的，這當中分成二段：

第一段、錯誤的觀念。

若生此念：“若于輪回修習厭惡，令心出離，便如聲聞不樂住於輪回，故墮寂滅之邊。

“若生此念”就是一般人的邪執、錯誤的觀念。它說：你要是對輪回不斷地修習厭惡，然後令心生起出離心的話，你結果就會只會像聲聞人一樣“不樂住於輪回”。不樂住於輪回呢，所以你結果就是像聲聞人一樣，灰身泯智。所謂“墮寂滅之邊”就是灰身泯智，證得空性，灰身泯智，然後入於無餘涅槃，會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底下結論，它說：

是故修習厭離，於小乘中雖為善妙，然諸菩薩不應修此，此為《秘密不可思議經》中所說。”

就說修習厭離心、出離心，在小乘來說這個是核心，稱為善妙之法。但是在菩薩的話呢，不應當修此。而且像經典裡面也會講，比如說菩薩應當多多作思維二乘的人耽著於寂滅的過患。因此它引經典《秘密不可思議經》當中說的開示，所以我們不應該耽著于修習出離心。聽起來很有道理，尤其我們很多修學大乘的人，他就是要直接學就是最上乘，他覺得你要修出離心，你就著相，會有這種錯誤的觀念。

看第二段、**破除錯誤的觀念**（的方法）**分為四段：**

一、“菩薩不應畏懼輪回”這段經文的意思。

就是說經典裡面講，菩薩不畏不害怕輪回是什麼意思呢？

所謂“菩薩不應畏懼輪回”之義，非說不應厭離隨惑業力漂泊三有所生、老、病、死等苦；是顯菩薩為利有情，不應畏懼以願、悲力受生三有。

所謂菩薩不害怕輪回的意思，並不是說菩薩不應當厭離凡夫眾生隨著惑（煩惱），還有業的力量而來漂泊三界而所生的生老病死等苦，不是這個。就是說如果我們是隨著惑業的力量、集諦的力量的牽引而來三界，這個時候這種果報身，我們是無法控制的。這種無法控制的果報身，我們自然會受到這種輪回的強大吸引力，就像旋渦一樣很強大的吸引力把我們捲進去，然後在輪回當中不斷地受苦，很難超脫。如果是被業力牽引而來的這種事情，你要感到恐懼，即是菩薩也是一樣，厭離，因為這個本身是束縛。佛菩薩心是大自在的心，當然對這種束縛的內心是不歡喜的，不歡喜這種輪回的這種束縛。

底下說“是顯菩薩為利有情，不應畏懼以願、悲力受生三有”。就是說所謂“菩薩不應畏懼輪回”是什麼意思呢？是菩薩為了利益有情不應該害怕菩薩以大願大悲的力量而來受生三有。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比如說我們在閉關中心，或者我們在念佛堂、禪堂，用功得很舒服、很快樂，用功得很好。有時用功很好的時候呢，我們有時候，一想到說出來外面做執事，“不要、不要，我在佛堂用功多好，出來做執事，吃力不討好，然後又搞得自己很累，然後又沒有在念佛堂、禪堂這樣寂滅樂、這樣寂靜的快樂。我是還不要，我還是安住在念佛堂裡面，享受這種禪悅快樂好了”。這個時候就應當說，一個發菩提心的人，如果你有利益眾生的因緣，你不應該耽著於念佛堂跟禪堂的快樂，或閉關中心的快樂。你應當為了大悲心的原因，來到眾生間來做執事，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說菩薩他不應該只是耽著他這種大乘的法樂、大乘的妙樂，然後到那個地方去。比如說我們往生淨土，“往生淨土之後，我就不再來了，不再來娑婆了”，你要這樣的心態，你也去不了。

就是說菩薩不應該害怕什麼？不應該害怕雖然說來到娑婆世界這種五濁惡世行菩薩道，要舍無量頭目腦髓，是很困難的。而且要隨著眾生不斷不斷入於輪回，來度化眾生，這個事情是困難的，而且是這個是遠遠比不上在山林打坐的快樂，但是菩薩不應當畏懼。為什麼呢？因為所謂“菩薩”他的本質是什麼呢？大悲心。就像〈行願品〉所說的，什麼是諸佛的心呢？大悲心是。諸佛的心和菩薩的心都是以大悲為體，就是大悲是為了拔出眾生的苦，大悲為體。所以不應當棄舍眾生，而不應當就耽著於自己的這種大乘的法樂，而應當乘著過去的本願而來到輪回界、生死界，跟著眾生一起受苦，但是呢，度化眾生。

但是菩薩這種受苦，他卻是自在的。他不是像我們凡夫被三界這樣束縛住，他是隨著他願力、悲願力而來的。但雖然隨著悲願力而來的，但度化眾生還是辛苦的、還是不容易。

你我看經典裡面記載，阿羅漢已經證得無我了，阿羅漢證得無我的時候，他也能夠隨時入於滅盡定。但是，有時候徒弟不聽話，他也會生氣。生氣的時候，有時候也會影響他入於滅盡定，定不太住。就是說徒弟、弟子不聽話，這個有時候，阿羅漢雖然沒有我執，但是他還有法執，他也不歡喜。不歡喜，然後就影響他入滅盡定。

所以就是說度眾生本身就是辛苦的，是辛苦是辛苦。但是呢，這個是菩薩的這種志願，他當初為什麼要修菩薩道的本願。

所以以前我師父講的，修行人動一動、靜一靜，確實有道理。我們剛才前面一再強調，你要積功累德，靜下來。這個地方要強調要行菩薩道，不要畏懼，要不辭勞苦，為諸眾生不請友，度化眾生，應該隨著悲願力來度化眾生，告訴我們要動。你看一下告訴我們要靜、一下告訴我們要動，事實上就是階段性的。階段性的就是說有時動一動，有時靜一靜，靜一靜、動一動，各有利弊得失。

這是第一個，先解釋經文“菩薩不應畏懼輪回”的意思。所謂不畏懼輪回，不是說不怕隨業力而來受生輪回，不是不怕這個，這個菩薩一樣怕，他一樣不願意受束縛。而是不怕來到輪回界當中度化眾生的辛苦，是這樣，不畏懼輪回的意思。

就像我剛才講的，比如說你在念佛堂或者禪堂，你用功一陣子了，或者是比如各位在佛學院，專心地學習幾年之後，穩定了。這個時候，需要你出來做執事，來利益大眾的機會，我們就應當隨著我們過去的悲願力來利益、來護持

眾生。護持眾生一陣子之後，覺得自己該靜一靜了，這個時候再去禪堂、念佛堂、閉關中心，再去閉個關，再加行一下。那加行一陣子之後，來充電。充一陣子之後，這個時候就覺得，這個時候應當要利益眾生，當然也是有眾生的勸請，我們這個時候再從裡面出來，再來隨著悲願力，而不是攀緣心，這個時候不是攀緣心了，不是耐不住，而是隨著悲願力來利益眾生。這樣不斷地動一動、靜一靜。

第二段、對於以悲心受生輪回，應生歡喜；但隨惑、業受生輪回，則應畏懼。

就是以悲心受生輪回不僅不畏懼，而且很歡喜；但是對於被業力牽引而來的，還是一樣要畏懼。

是故，若隨惑、業之力漂泊三有，為眾苦逼，尚且不能成辦自利，況雲利他？此乃一切衰損之門，故較小乘尤應厭惡並須滅除；

所以呢，隨著惑業的力量漂泊三有，在三界當中漂泊，隨著惑業的力量而來的，就是“為眾苦所逼”，生老病死，病來了，比如說，我發心要來娑婆世界行菩薩道，但身體整天生病，去看醫生都快沒時間了，哪有精神體力還去度眾生呢？這個病；或者呢，隨惑業的力量來到三界，本身福報也不夠。那麼福報不夠來到這個地方，生個貧窮下賤，還要談度眾生，從何談起？福報不夠，世間法不能成就，出世間法的功德要成就也很困難。要成就三昧，或成就智慧，也要有福報的基礎。那個時候要是隨惑業力而來的福報還不夠，智慧也不夠，碰到境界就起煩惱。這個時候“尚且不能夠成辦自利”，何況利他呢？

所以像龍樹菩薩說，有的菩薩發願不求生淨土，要來娑婆世界，生生世世陪眾生，那麼這個稱之為“悲增上的菩薩”；發心要求生淨土成就之法身之後，

再來稱為“智增上菩薩”。龍樹菩薩說智增上菩薩是“利根”（銳利的利，善根），悲增上菩薩是“鈍根”，就是他悲心特別的強。

像比如說我們今天剛剛出家，然後我們就太忙於眾生的事業，這個時候稱為“悲增上菩薩”。他悲心雖然說，也是令人隨喜讚歎，但是呢，龍樹菩薩說這是鈍根（遲鈍的鈍，根機比較遲鈍）。就是因為我們自己能力還不夠，還不能夠承辦自利，怎麼談得上利他呢？所以我們對這個三界要求超出輪回，這個事情我們是很積極的，而不是不積極。因為我們來到三界，我們還是隨業流轉，被束縛住的。

所以這是“一切衰損之門”，對不對？福報不夠、業障也重，然後智慧也不夠，自己都苦苦惱惱的，那麼說要度眾生，談何容易？所以這一切都不足，所以說是“一切衰損之門”。

所以一個發菩提心的菩薩，比小乘的人容易厭惡，厭惡什麼呢？隨著惑業的力被牽引而來三界。一個菩薩，他對這個事情的厭惡比小乘還要厭惡，所以必須要滅除。

為什麼菩薩對這種隨惑業力而來三界的事情，他會比小乘更加厭惡呢？因為菩薩他廣大的心量，他希望能夠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能夠迅速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聲聞的人他只是希望“我管好自己就好了，我自己能夠解脫就好了”。你需要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你需要廣大的福德、廣大的智慧資糧。你如果只想成就聲聞人的解脫，你只需要少許的福德智慧資糧。

而我們剛才講隨惑業力而來的這個境界，是一切衰損之門。這個對菩薩講，成就廣大的福德智慧資糧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相違背的的因緣。所以菩薩對這個事情的厭惡、厭離，比小乘的人更加厭離。小乘他只需要一點點，比如說他

小乘胃口比較小，他只需要一點點他就飽了。菩薩他需要很多很多他才能飽，而這個境界根本就只有一點點的一點點的食物、一點點的一點點的資糧。這一點點的資糧，小乘的人覺得很容易就滿足了。而大乘的菩薩，他覺得這種隨惑業力牽引而來的所能夠累積的資糧，對於他想要成就的廣大資糧來說，根本就是一點點、一點點而已，談不上。所以他對這種隨惑業力牽引而來的三界這種事情的厭惡，是深深超過二乘的人。

下一段：

若以願、悲之力受生三有，則應歡喜。

如果說菩薩是以願力、大悲心而來受生三界，不管他本身有沒有解脫輪回，你比如說資糧位的菩薩，或者加行位的菩薩，資糧位就是說他菩提心已經很堅固了，就是說很難以退轉了，叫資糧位菩薩。加行位菩薩就是甚至他還有禪定，甚至禪定當中還有神通，這是加行位菩薩。資糧位或加行位的菩薩雖然說還沒有斷除三界的見愛煩惱，或者見思惑，但是呢，他有很強大的悲願的力量來受生三界，他內心是歡喜的。法身大士就更不用說了，法身大士一切自在，他可以千百億化身。他那個時候真得是對輪回無喜亦無憂，他完全證入法性了，對輪回是無喜亦無憂。但是對資糧位、加行位的菩薩來說，他對輪回是深深地厭離，遠遠超過二乘的人。

但是雖然如此呢，他還是以悲願力、以歡喜心——為什麼歡喜？因為能夠度眾生。他有這個能力，多少能力能夠度眾生，然後來入於三界、來度眾生。

要是以天臺宗來講的話，最上等根機的菩薩在五品弟子位。像智者大師五品弟子位的時候，就能夠生生世世隨著悲願力來度化眾生了。這五品弟子位，它本身這個境界，就是觀行即，它本身就是有禪定，還有開悟的智慧，這個是最

上根利智的，在五品弟子位中這種資糧位的菩薩就能利益眾生，上根利智。那麼中根的可能在加行位。下根的他要等到見道位，大乘初地的見道位以上，才能夠利益眾生，大致這麼判。

下一段，總結：

彼經中雲：“諸菩薩眾，以令有情成熟為主，於此輪回見其利益，然于廣大涅槃則非如此。”

“彼經”就是前面講的《秘密不可思議經》當中，這個地方一樣引這部經，它說：一切菩薩眾為了令一切有情成熟，所謂“成熟”就是善根成熟。你看有的眾生他沒有善根，菩薩為他栽培善根；或者有的眾生善根已經在開花結果，應該結果了，菩薩就讓他這個善根結果；有的眾生已經結果，可以脫落了，就讓這個眾生脫落。

所以菩薩這是為令有情的善根成熟為主。當然一方面眾生善根成熟的目的就是說，他善根成熟之後，菩薩才能夠攝受他、才能夠利益他，所以為了令有情的善根成熟為主。

所以“於此輪回見其利益”，所謂於此輪回見其利益就是說，來到輪回當中度化眾生。因為你要度眾生一定要入於輪回，入於輪回，棄生死怯來度化眾生，因此看到利益。所謂“利益”就是說，能夠滿他的悲願，能夠滿足他當初這種“為利有情願成佛”的這種悲願，他當初發菩提心就是為了利益有情。所以呢，來到這個地方能夠利益有情、能夠滿他的心願，所以稱之為“利益”。

然後“然于廣大涅槃則非如此”，“廣大涅槃”指的是佛果，對於佛果的廣大涅槃，菩薩認為“非如此”，就是說不是這麼樣的重要。所以就是說，菩薩今天就想就算為了想成佛，因為佛有大威德力想利益眾生，而不是說對佛的

廣大涅槃樂，那個菩提覺法樂、涅槃寂滅樂，有這麼樣的深深地愛著，不是愛著那個境界。

有時候，我們會在修圓頓法門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愛著佛的這種菩提覺法樂、涅槃寂滅樂，我們會愛著那個境界，事實上這個不是菩提心。真的菩提心是：成就這個境界的目的不重要，就是成就這個境界所受的法樂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就這個境界之後，能夠利益更廣大的眾生。

就像一個人他想賺很多的錢，錢本身不重要，是因為他認為賺很多錢，他就能夠幫助很多的貧窮的人。因此他對於這種事情，他對能夠幫助很多貧窮的人，他認為很重要。“得到很多的錢，可以讓自己享用”這個事情不重要，類似這個意思。

所以菩薩真的心都是為了眾生，為了眾生離苦得樂。所以你看一定是有出離心，才会有這麼強烈的大悲心。有大悲心才会有這麼強烈的菩提心，有菩提心的時候，才會念念地以眾生的離苦得樂，入於輪回而見其利益，以眾生的離苦得樂為要，而對於自己享受那種佛果的那種涅槃樂，感覺不是這麼重要。

各位去體會一下，這跟我們平常一般的思考不一樣，我們在佛堂用功、拜佛、念佛我們就覺得很快樂。很快樂，我們就不願意舍離、我們就不願意去護持大眾。我們就“哎呀，我這個定課不能分割，讓我法樂沒辦法相續”，我們都會這樣想，但菩薩不是這種思維方式了。

好，先下課休息十分鐘。

聽打：普音

校對：普泰 普靈

201711 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

